



常言道：“人没有受不了的罪。”细细咂摸，好像还真是这么回事。

盛夏之际，于是又想起了那一年的夏天。那一年的夏天，公社里三天两头开大会，有线广播中也是从早到晚响个不停，翻来覆去的就是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。”要“抓革命，促生产”，“要大干快干，粮食产量要三年过黄河，五年跨长江。”等等。在如火如荼的形势下，我们所在的生产队，社员们也都在起早贪黑的在地里干活，其中有一天的中午，社员们也就是刚撂下碗筷，生产队长就“当、当、当”地敲响了村口的大铁钟——全部的青壮社员要到村东的东大洼去耩地。耩地就是耩地，耩地又称中耕。那是一片一眼望不到边的已种上玉米的麦茬地。就我自己而言，以往的夏天似乎还没有太多的感触，但那日的中午却让我真正领略到了“烈日当空，骄阳似火”的真正味道。天空是瓦蓝的，太阳是热辣的，没有一丝云彩，也没有一丝风。人只要立在地上，就觉得如火烤一般。但热归热、累归累，可一旦进入到劳动中，社员们又会忘掉了一切似的。就拿眼下所耩的麦茬地吧，稍懂农事的人都知道，麦茬地：顾名思义就是收割小麦后留有麦茬的地，用社员们的话说，这就是块难啃的骨头。时下的玉米苗已有一掌多高，耩地的时候，如果耩的过浅，耩头就会在麦茬上打漂，如

那一年的夏天

◎李东阳

果耩的过深，一则是耩不动，二则会掀起大的土块，这样势必就会伤及玉米苗，所以只有耩得不深不浅，这样才能将麦茬的根系切断，又能达到松动土壤的目的，这样的话，若平时要用十分的力，那么这次你得用十二分的力。但见此，正置身于热火朝天，你追我赶的社员们，早已是衣衫浸透，汗水淋漓了，那些光膀子的社员，汗水便顺着手臂直接就流到耩把上，致使手中的劳动工具都湿漉漉的，俨然就是一幅“汗滴禾下土”的画面呈现在了眼前。

麦茬地的尽头便是生产队的菜园子，两位老农正吆喝着蒙住双眼，围着井台转的老牛在车水浇园。那些先后耩到地头的社员们，第一件要做的，就是奔向井台，不容分说就是“咕咚、咕咚”地喝一通井拔凉水，更有甚者，舀起井水就往身上浇，如今想来，似乎还真有点不寒而栗。我那时已是十八、九岁，也属于早耩到地头的那部分社员，就在我喝了一通井拔凉水，正于树荫下歇息时，却见麦茬地的深处，老社员赵全奇正

在吃力地耩着地向这边奔来。不过，说到这里赵全奇，须要多说点。因为他是队里的一位四类分子，五十多岁了，身体有些瘦弱，本来他是在场上干活，可那天他也来参加“攻坚战”了，据社员们讲，这位赵全奇数年来一直表现很积极，目的就是想尽早摘掉“四类分子”的帽子，所以他今天的到来，想必是以此证明自己的积极性吧。可他毕竟年老体弱，现在，社员们都耩到地头歇息了，他却只是还在田间的深处蠕蠕而动，此刻，看到他在地里的样子，我似乎未加思索拿起耩头便去接应他了。说实话，就在帮他耩地的时候，我才意识到此举是否妥当，以及所要产生的不良后果等问题，因为我所帮助的毕竟是一位“四类分子”，是人人唯恐避之不及的对象，况且我父亲的所谓“历史问题”还处在一种悬而未决的当空。“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”，我是怀着一种复杂而又纠结的情绪帮他耩地的，那一次，本想助人为乐，但无论如何也没能“乐”得起来。当然，这是题外话了。

那一年的夏天，也可以说每一年的夏天，社员们差不多都在重复着像耩地这样的劳动。其实，等玉米、高粱等农作物长到淹没人以后，社员们在那样闷热的地里锄草、施肥，那滋味也是够人受的，尤其那些爱光膀子的社员，人人都被锯齿般的高粱、或玉米叶子拉的左一道紫、右一道红的，看上去就像是被人用鞭子抽过似的。还有：六月的天，孩儿的脸——说变就变。适才还骄阳似火，忽又骤雨倾盆，猝不及防的社员们被浇得落水鸡似的，像这样的情景也是常有的……

由于是处于一种特殊的年代，尽管社员们一年四季里土里滚、泥里爬，可到头来的收入仍还是入不敷出，这一点，相信很多人是深有感触的。

现在，种田人过去的好多劳作方式已渐渐远去了，像过去的耩头、镰刀、锄头、耢耙，等好多带有原始色彩的，数千年之久的劳动工具将会渐渐淡出我们的视野，而代而来的是一个具备农业生产的机械化、电气化、信息化等先进科技的现代化农业正在向我们走来。炎炎盛夏，清风舒爽，在短短的几十年里，我们这一代人，能目睹我们的国家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，能完成如此巨大的跨越，这不能不是一件幸事。
作者住址：老城区

入伏种豆

◎田邦利

我的家乡在鲁北平原上。在那旱不能浇，涝不能排，靠天吃饭的年头，麦子收割打轧完了，农家人最盼的是下一场透地雨，雨过天晴。这样，夏庄稼能及早播种，春庄稼也好中耕锄草，夏种夏管两不误。但天不遂人愿的事常有。有的年头雨水来得早，麦场还没打完呢，雨季就来了，雨一场接一场，哗哗啦啦的下个不停，麦场里没打轧完的麦子生了芽，地里的杂草肆意疯长。有的年头雨水来得晚，天旱地干，春庄稼萎蔫打蔫，夏庄稼迟迟种不上。

小时候听父亲说，有这么一年，麦收过后老不下雨，人们盼雨，盼一天不下，盼一天不下，盼雨都盼红了眼，还是不下。入伏这天，人们仰望老天：“入伏了，咋还不下雨！”人们盼啊盼啊，入了伏3天，下了一场雨，一场透地雨。

一场好雨，来得晚了。撒萝卜种菜行，种庄稼不行了。庄稼中豆子最植，种豆子也不大行了。有农谚：“豆子入了伏，搭到有或没。”

入伏3天了，这豆子种还是不种？有的人家干脆就不种了，不想劳民伤财，不想撒豆种。有的人家还是种，能种就种，这是一季子庄稼呀，哪能不种呢！一棵豆棵子上长一个豆荚长一个豆粒就够本，长两个豆粒就赚一个。

紧急的庄稼，磨性的买卖。打算种豆子的，忙着挑选豆子，忙着整理绳套耩把，第二天就插耩耩地。豆子不能深耩，“麦耩黄泉谷露糠，豆子耩在地皮上”，“六月里的豆，半边露”。地湿又加气温高，耩到地里的豆种很快就吸足了水分，翻过身来，就发芽，扎根，身子一直脖子一挺就出了土。豆苗一天一天长大，绿油油的一地，着实喜人。豆子地里，人们施肥、锄草、拿虫子，忙忙碌碌。豆子像是懂人情，知冷暖似的，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生命，拼命地从地里吸取水分和养分，在夏日的阳光下努力地生长。

没种豆子的，走过地头，看着绿油油一地豆苗，说着俏皮话，——可也是大实话：这要是油菜、菠菜、小白菜就好了，可惜这是豆子，好苗还远不能说是好收成；还得开花，还得坐荚，还得鼓豆呢……几天不立秋了！怕是忙活半天白忙活。

有农谚：“立秋十八天，寸草结顶。”一定要开花，一定要坐荚，一定要结籽，豆子也解人意，也知冷暖，一棵棵柳着劲儿地长。一天，人们来到地里一看，豆子开花了！绿叶遮蔽下的叶腋处，白色的花，紫色的花，一朵一朵，一簇一簇。种得晚，开花是晚了些，并不是很晚。敢情庄稼也知道节令农时。为了开花，为了结籽，豆子也调整了生长节奏。豆棵子下面不结籽的一段（俗称“裤脚”）矮了，离地不高就开花。叶距，也就是叶子与叶子之间的距离小了，花儿一簇挨一簇。

“干不坐湿不鼓。”说的是，遇到天旱地干，豆子即使开了花也不坐荚，遇到阴雨连绵，天潮地湿，豆子即使坐了荚也不鼓。接下来的日子可说是天遂人愿，该下雨时就下雨，该晴天时就晴天，该刮风时就刮风，这年的霜冻较常年来得也晚。

西南风一刮，豆子苍叶了，豆荚黑了，豆子熟了。割一把在手，沉甸甸的。豆棵子不高，一嘟噜一嘟噜的，豆荚不少，豆粒一个一个鼓得滚圆。看着场院里金灿灿的豆子，没种的后悔了。

我问父亲：“那年咱种了吗？”父亲喜滋滋地说：“种了。”

父亲讲入伏种豆的故事，让我受益无穷。在学习、工作或生活中，有好多事犹如入伏种豆。“入伏种豆”，为时不晚，有希望就不能放弃！

本文作者系济阳一中退休教师

新兵入伍歌

◎许增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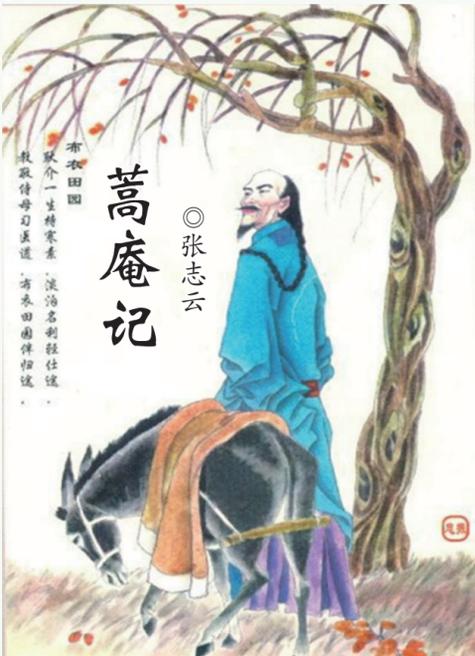
爸爸放宽心，妈妈别担忧。
依法服兵役，不过三两秋。
窗前种棵石榴树，转眼过墙头。

石榴结了果，回来摘石榴。
接过通知书，快罢践行酒。

辞别众乡亲，说走咱就走。
一路顺风到军营，会见老战友。
挎上冲锋枪，威武又神气。

物华天宝地，人杰地灵州。
济阳好儿女，个个都优秀。
建设国防现代化，勇敢立潮头。
退役回故乡，致富是能手。

作者系市民政局退休干部



第十九章 卖粮除粮各行事 发财修德两相论

粮食宝贵啊，算账马虎不得。核算后的结果相当喜人，粮价比当地贱六七成。尔鱼到小不点茅罐家买来陈酿好酒，和尔岐喝着说：“跟着哥哥出门办事太划算了，仅两番运粮不开销就省下许多银子，更不用说命悬一线即刻要完蛋的时候遇上情义之人，事事处处运筹有方略，真让我开了眼界、长了见识，跟着您做事再好不过了。人称

哥哥张半仙真不是虚话。我可是亲眼所见。哥哥您说往后咱们的路怎么走，您说一我不二，咱兄弟俩好生配合，在这方地面上那就没有咱办不成的事了。”

尔岐也感到自豪，出去这一趟算是初试身手，检验了自己的修养本事，但他不爱自吹自擂，人家越是抬举他越是自持，总要检点自己。更严格要求自己。这天喝酒算是放开了，一顿喝了成斤的陈酿，却也想说的不失分寸，对尔鱼郑重其事地说：“咱兄弟俩可以携手做事，在非常时刻一起运作，但咱俩毕竟不是一类人，我要走出我的路子，你要搭起你的桥。”

尔鱼问：“你不想继续做买卖了？那再做什么呢？”尔岐说：“不外乎读书修行。”

“还修行？你还真想修行成仙啊？”

“咱草木之人，成什么仙啊。修行的学问大了，三言两语说不明白。这么说吧，就是修身，齐家，立身，成人。”

“哎哟，你还没成人？都要成仙啦。不说这个话，你已经是一方名士了，好先生早就为咱操心。”

尔岐捏着下巴的二才胡须，目视窗外的星空，似乎是自言自语：“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人，成为一个彬彬有礼的君子，路漫漫其修远兮，数十年工夫啊。我读了几本书？走了几里路？我尚未架起到达人生彼岸的桥梁，不过是蜗居蒿庵，风雅浅试，离我心目中一个自立而完善的我还差十万八千里哪。”

尔鱼听得满目茫然，拍拍宽大的脑门子说：“浅陋，我真是浅陋。可是不吗，我学你也不过是学点皮毛，你的太太大、太深，大得深得我摸不着头脑。说实话，我是一眼看着钱，一眼看着老婆。只想当个财主，让老婆享福，过得快活，多给我生

养几个儿子，老来有依靠，有福享，就成啦。”

尔岐看着尔鱼的厚嘴唇宽耳垂说：“人各有志，能按照自己的心志活着就好。我看你的确是个财主命，当个财主是早晚的事。我不攀财主，我视学问如生命。我也不遵循书中自有黄金屋、书中自有颜如玉的教导，我要超脱一点，通达一点，虚心淡泊，无为而为，让自己的生命与自己心志相合，笃志修行，成为我自己。当然，我也会同你一样，啥时候也会关心妻子儿女，孝敬老人，以家为家。”

尔鱼举杯和尔岐碰了，自己一饮而尽，拿手背擦红红润润的厚嘴唇说：“好，兄弟推心置腹。我就走我的财主道，你就走你的君子道。可是，我要问：咱兄弟俩还是朋友吗？”

尔岐慢慢喝了半杯酒，拍一下尔鱼的肩膀说：“君子而和不同。只要走正道，文文武武、行行道道皆为朋友。”

以后他俩就各行其是，各奔前程了。这是没办法的事，他俩的确不是一路人。

尔鱼大做粮食文章，留下几千斤做口粮，大半粮食售出，收回本金还赚了银子。然后又琢磨不能坐吃山空，要把口粮运转起来，让囤里源源不断地增加粮食。自己出的新招是卖窝头，老婆在家里做，他赶集集乡卖。为了照顾老人的生活，就叫父母亲来帮忙，这样就两全其美了。他怕累着老婆，怕老婆忙起来舍了孩子，叫父母亲来干活，老婆得以闲适，父母得以吃顿饭。他走的这一步棋很实，既赚钱，又顾人。灾荒年景，即使有钱人也很少买包子锅饼享受，便宜好几成价钱的窝头正合人们的胃口，这买卖好做得很。他走的下一步棋更是精彩，把积攒的银子拿出来买地。土地三番落价，几十斤粮食的银子就可买下一亩好地。几百亩土地上砸下刻着他的名字的石柱，他折个跟头就变成小财主了。尔岐上门谴责他了，说他趁火打劫巧取豪夺许多中等户的土地。但他说：“公平交易，怎么能说巧取豪夺呢？说趁火打劫就更损了，这是买卖，两相情愿的事。”尔岐看着没法约架他，叹息一声说：“兄弟，你走得离我越来越远了。”

（待续）
作者系区实验中学退休教师



一部反映青少年成长历程的小说
鞠慧 / 著

“春雨，别这样，这也不是你的错。”周钰小心地安慰她。

“报纸上没写你，没写你家的事，你当然无所谓。”金春雨冷冷地说完，泪水已涨满了眼眶。

金春雨的回答，让周钰不由愣了一下，这哪是平时那个金春雨呀？昨天晚上的一幕，来到了眼前，那个弱小无助在他的怀抱中瑟瑟抖着的金春雨呢？周钰的心忍不住疼了一下。

“报纸都已经出来了，你这样，有什么用？”

“我要去找她，一定去找她，开个说法。为什么，她为什么？”金春雨用手使劲捶打着桌子。

肖晓跑过来，抓住了金春雨的手。她看到那手只因为用力而变得通红。

“行，只要你愿意，咱们大家一块去找她，找她说清楚。”

周钰这话一出口，好几个同学纷纷响应，表示和金春雨一起去找那个叫汪点点的女人，跟她说不清楚。

肖晓和周钰等几个平时跟金春雨关系好的同学凑到一起商量对策，他们不想看到金春雨这样，他们想让她快乐起来。梅晓玫老师也参加进来，一起想办法。梅晓玫老师坚决不同意他们去找汪点点。一是他们一起去学校知道了

肯定不答应。再就是到那万一闹出不愉快来也不好。他们年龄小，不懂得控制。还有一点就是汪点点是个记者，她一天到晚地到处跑，谁知道她哪天在报社呀。见同学们都想替金春雨出这口气，梅晓玫老师答应大家，找个时间，她替他们找一下汪点点，争取能让汪点点来给金春雨道个歉。

大家觉得梅晓玫老师说得有理，都表示同意。最后他们定下来，这个周末正是学校放假的日子，他们先不回家了，和金春雨一起，全班去爬学校后面的锦屏山。走进大自然，她也许会暂时忘记那些不愉快的。

6月13日 阴
妈妈知道了，一定受不了的。我恨那个女人！！她怎么可以这样????

我不会放过她的！！

第二天，在肖晓的带领下，班上的几个女生来到紫玉兰住的小屋。她们把采来的野花插进一只罐头瓶里，把一串串纸鹤挂在墙上。不多会，小屋就充满了色彩和生机。

紫玉兰又是倒水又是拿水果，她拉孩子们坐下歇歇，可她们不坐。再说这屋子太小了，也坐不开。

这些孩子们以往也都来过，但还从来没有这样集中地一起来过。

金春雨没有来，她坐在教室里，正对着书本发呆。自从看到那张报纸后，她还没有到妈妈住的小屋去过，她不知道面对妈妈的时候，自己该怎样说。

6月15日 多云转阴
妈妈知道了柳林里的事，一定会很生气，很伤心的，一定！当时，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了，那么渴望着ZY能抱我一下，哪怕只是轻轻的一下。

我是个坏学生吗？我变成了个坏学生了吗？是你们先对不起我！

可是，无论如何我不能变坏，我不应该变坏。妈妈为了我付出了太多太多，我不能做对不起妈妈的事。

金春雨，你不要变坏！你不可以变坏！否则，你对得起谁???

妈妈，原谅我！
老师，原谅我！

抹去脸上的泪水，金春雨轻轻合上日记。眼前，却依然是抹不去的周钰的影子。

“走开，别过来，你别过来。”她对面前的周钰说。

周钰冲她做个鬼脸，真的转身朝别处走去。心痛了一下，她跑过去拦住他：“周钰，求你别走，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不想让你走。”

周钰转回头，她跑上去，周钰把她轻轻搂在了怀里……

周钰冲她做个鬼脸，真的转身朝别处走去。心痛了一下，她想跑过去拦住他，对他说：“周钰，求你别走，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不想让你走。”

可她说不出话来，腿也像是被拴住了一样，一动也不能动。

周钰冲她做个鬼脸，真的转身朝别处走去。心猛地痛了一下，她想跑过去拦住他：“周钰，求你别走，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不想让你走。”

周钰扭头冲她笑了一下，然后风一样飘走了，越走越远，慢慢变成了一颗小黑点。最后，连那个小黑点也不见了。

柳林里的那个晚上，像是没有发生过一样。他们谁也没有再提起。但是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那个夜晚的一切会很真切地浮现在金春雨面前。好多时候，她都很矛盾。有时她恨那个下课铃声来得不是时候，而有时又觉得那个铃声来得恰到好处，否则的话，她真的不知道应该怎样收场。

(52)